

耳听八方

我与唱机

李皖

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的女声响起,我同时听到外面的大喇叭声和眼前唱机上如游丝般的声音,也第一次看清了那四句我从来琢磨不透的口令,原来是:“第一节,揉天应穴;第二节,挤按睛明穴;第三节,揉四白穴;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几天后,所有老师都知道了我的任务,有时会示意我提前去广播室,这样就可以在上午第三节或下午第一节下课铃响的一刻,无缝衔接上这《眼保健操》。有时老师忘了,我就自己悄悄起身,从后门溜出去。没过多久,我的身体里就像自带了一只钟表,住往我把设备打开,把唱片放上唱盘,下课铃声就响了。

最初的一个星期,早晨,把唱针放上《第二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的唱盘后,我都会走进体育教研室,面向操场,做早操,像内心有个律令一般。第二个星期之后,我便不这么做了。

这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整个操场,一千多名师生,都在阳光里,动作整齐划一。除了大喇叭里广播操的口令声,没有别的声音。西侧正对太阳的平房,反射着阳光,墙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十字标语,比其他时候都更闪亮。我看着操场上全校师生整齐划一的动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我往往靠着桌子,站在体育室窗子深处。我留意到我们班,宣传队的女生格外出众,动作上有更舒展的美感。然而整个看上去,所有人又差不多是一样的。我有时会会到头顶的杨树,虽然看不见,但听见了它们一阵阵的喧响,看到杨穗和杨树叶落下来。杨穗走直线;杨树叶随着音乐,像是在空中走着弯弯曲曲的小路。

楼内空空荡荡,与外面像是两个时空。有时我会走出体育室,爬上一楼半,爬上二楼,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一间间教室门敞开着,似乎能看到刚经过的时光。有几本课本掉到了椅子上,地上有几支铅笔,一块橡皮立着,像是刚停止滚动。我不敢多停留,总是一边走,一边扫视着窗外的队列,看他们也像是一格格在移动。

广播台的工作,最有趣的是大课间15分钟,可以自由放些唱片,一边看窗外同学们自由活动。一开始,我选那些从没听过的。于是有好几天,学校好似变成了一个学校。但很快,歌声重新恢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共产儿童团歌》——其他那些歌曲,实在是不好听。唱片其实没什么选择,加到一起不过十来张。我是自然就知道,《国歌》《国际歌》《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这些唱片,都是不适合随便播放的。

那是一台半旧的“中华牌”唱机,整体呈象牙色。不锈钢的唱盘,上覆蓝色胶皮。左下角是转速旋钮,盘面刻着16.0、33、45、78,正向反向都能转。除了78转的一张《国际歌》,所有的唱片都是33转。在不广播的时间里,我有时会关上音量,在屋里听唱机上那些游丝声。有时,我用16转听它们变得迟缓、呜咽、像是哀哭的音,又用45转和78转,听那变得飞快、滑稽、似疯狂狂赶的尖细欢唱。

播放工作需要精准,一点错都不能犯,开大会尤其如此,各项程序均对照着议程,提前在心里过一遍。我做得最好的是“奏《国际歌》”,通常,这是大会最后一项。《国际歌》的合唱版不在开头,是在第二节,78转转速非常快。

我会提前把唱片放上去,关掉音量,让唱针落在第一曲末尾。听游丝般的乐声转成了沙沙声,我立即将唱机转速旋钮旋至“0”,让唱盘停下,再将音量调回正常。

当听到杨启明校长说:“全体起立,奏《国际歌》!”我立即将唱机转速转至“78”。沙沙声过后,前奏完美响起,再没出现我以前曾在开大会时听到的前一首的尾巴声或唱针的刺耳刮擦声。

四年级就这么过去了。暑假,我们院子里的大群结婚,是一个星期天,王姨家请来了做喜宴的厨师和放音乐的师傅,中午不到就忙活起来。一台与我们学校一模一样的“中华牌”唱机,连接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就在我家前面空地上,组成了临时广播站。天气很热,放音乐的师傅戴着白手套,将才“解放”不久的整套《刘三姐》,循环播放。来宾们进了院子,都会停下来看稀奇,看这从没见过过的唱机。

夜幕降临,王姨家门里灯光通明。院子里也扯了电灯,宴席摆在露天里。在宾客的鼓噪声中,王姨有点扭扭地站起来,脸上泛起两朵红云。那是我头一回知道她有那样尖细的小嗓,会唱那样的小曲儿。

晚上我问妈妈:“王姨是从旧社会来的吗?妈有点诧异,没听明白,我又问了一遍。妈妈说:“哦,不,哦,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

转眼又到开学,我按照每天到广播台担负我的重任。一天清早,我刚取出话筒连上,孙老师领了一个女生进来,对我说:“这是四年级的陈新同学,你带带她。你要准备升中学了,以后广播台由她接手。”

按孙老师的安排,我带着陈新又工作了一周。陈新是四(4)班的,我以前没注意过。她扎一根小短辫,衣着整洁,不怎么说话,脸上有别的女生没有的沉静。

这样解释“风马牛”,似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之嫌。

2024年5月26日

巴黎行记

与雨果邂逅在孚日广场

张生

雨果故居在壮观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的一角,有四层,从1832年到1848年,他曾在这里住了16年。

因为房子的层高很高,所以虽然外面很热,但当我和我的学生朱麟钦顺着楼梯走到二楼的展厅后,却感到一片清凉。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走廊相连,除了雨果所使用的物品和纪念馆相关出版物的资料陈列外,基本保持了原样,有客厅、卧室、写作室等。尤其是,除了那间比较大的用红色缎面装饰墙壁的客厅外,还有一间比较小的客厅,墙壁上挂着各种中国的瓷盘、花瓶,还有刻有中国人物的木板装饰画——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客厅”。很多来这里参观的国人看到这间中国风

的客厅时都有些惊讶,同时也对雨果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不由得感到自豪和骄傲。

但我觉得似乎也不必因此就过分推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因为这种雨果装饰出来的“中国情调”,只是他所想象的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异域情调的拼贴,而这在当时也是巴黎和法国的一种流行的时尚而已。正因此,他的这间客厅在让我这个中国人觉得惊讶之余,也觉得多少有些怪异。就像人们总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产生美感一样,中国也因此让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些浪漫的想法,但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却以一种惊人的停滞,沉浸在帝国的梦魇里不能自拔,而这个梦魇,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残留在很多人的意识

深处,不时在现实中像可怕的病毒一样发作,咀嚼着自大和虚荣的梦呓,在盲目排外的同时还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挟着善良的国人。

而雨果给予中国的却远比中国给予他的异域情调要大得多。因为他真正感动中国的不是他的这些作为生活装饰品的异域情调的中国文化的碎片,而是他的那永恒对人类的善坚信不疑,永远对世界充满爱意与永远追求自由的伟大的心灵。这个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以“露俄”之名来到中国的作家——这个中国名字正是翻译过他的作品鲁迅给起的,苏曼殊、陈独秀、曾朴等人都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作品在中国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年轻时就读过《悲惨世界》。可怜的芳汀因为受到抚养女儿柯赛特的旅店主的勒索,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金发和牙齿,这太可怕了;而再让能够战胜自己的软弱、坚持对善良的追求,这又非常令人感动。《巴黎圣母院》里,深深震撼我的,自然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对埃斯梅拉达的绝望却又真挚的爱。至于《九三年》,祖孙两人的结局——朗德纳克侯爵和郭文士爵虽然因为政治阵营不同,但最终却都超越了你我死我活的革命的对立,走向相互理解和拯救——让我感到人性的善的伟大和永恒……

我边看边想着雨果对自己的影响,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出口处。在满满一

墙壁的厚厚的贴纸留言中,我惊奇地看到了几条中文的留言。一条对纪念馆说“这注解为毛没有英文,傲慢的法国人”。还有一条把雨果当成了观音菩萨:“祝一切顺利,早发SCI!!”不过,有个中国人的留言却让我多少感到安慰——这条留言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法文,中文是“爱,自由,平等”,英文是“To everyone in the world”,法文是“Merci Hugo”。

也许,这个留言板就是现在的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有人自以为是的,有人四处膜拜,也有人充满爱与善,与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心心相印。

我们本来想在底楼的庭院咖啡馆小憩,体验一下在雨果家喝咖啡的感觉,可是却座无虚席,只好离开雨果故居,重新回到孚日广场。

孚日广场原名皇家广场(Place Royale),是亨利四世于1605年建造的,距今已经四百多年了。这个巨大的据说边长为140米的四方广场周围是带有老虎窗的四层联排楼房,一律是红砖和发黄的石墙面和落地的长窗,屋顶是巴黎特有的海蓝色的屋顶。而四周由拱廊(Arcades)连接成的宽阔的四方回廊里,现在有画廊、艺术品商店、咖啡馆,还有学校和宾馆。我们在1892年就开始营业的Richard喝了杯我喜欢的Espresso。阳光明亮而晒人,有凉风不时吹过,让心情多少平静了下来。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老师,作为一个作家,我也要真心地一声,“Merci Hugo”,谢谢雨果!

因为没有雨果,我不会到这里来,也不会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2024年6月27日参观雨果故居后日记。

左:孚日广场。右:雨果故居里的雨果漫画像。张生 摄



众说纷纭的“风马牛”

严修

“风马牛不相及”是人们常用的一个成语,形容地域广大,距离遥远,也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这个成语源于《左传》。《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有一年招聘公务员,考试题中有一道选择题:“风马牛不相及”中,风的原意是什么?

A. 大风 B. 风光 C. 走失 D. 传说 听说,标准答案是C,走失。“风”真是“走失”吗?未必。

关于风的原意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久矣。

明代周梦阳《常谈考误》、张存绅《雅俗稽言》两书都赞同南宋俞文豹的见解。“俞文豹有云:‘牛马风则走,牛喜顺风,马喜逆风。南风则马南而牛北,北风则马北而牛南,相去遂远,正如楚处南海,齐处北海也,故曰不相及。’”

有人加以发挥说:“牛和马遇到风就会开心地走起来,牛喜欢顺风走,这样耕地省力;马喜欢逆风走,这样跑起来鬃毛飞扬,十分酷爽。因此同样的一阵风吹来,两兽会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也有人认为:“两地相距这么遥远,只有风能做到(进入对方领地),即使马牛这样善于奔跑的动物是做不到(进入对方领地)的。”

还有人认为,这句话的原意,应该读为“唯是风,牛马不相及也”。《左传》所处时代交通方式单一,即使坐上马车或者乘上牛的座驾,也远远没有不受拘束的风来得更快。任凭马牛的奔跑速度再快,也远远没有可能超过风速,没有办法达到如此遥远的境地。

这样解释“风马牛”,似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之嫌。

传统的训诂学,解决古书疑难,有一个方法叫“因声求义”。王引之《经义述闻·序》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鞠为病矣。”此说很正确,也很有用。

近年出土的《老子》帛书甲本、乙本中,常用通假字(或称假借字),文字障碍重重,若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来解决,便可“涣然冰释”。

例一:夫慈,以则则取,以守则固。(乙本)

例二:挫其锐,解其芬。(乙本)

例三:圣人,以百姓为刍狗。(甲本)

例四:天地相谷,以俞甘洛。(甲本)人们很难从字面上理解这四例的文意,若能因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还原其本字,便可怡然理顺。

查阅通行本《老子》,可知以上四例的本文:

例一: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第六十七章)

例二:挫其锐,解其纷。(第四章)

例三:圣人,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例四: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第三十二章)

“尔雅”训诂,同一条者,其字多双声。”近代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序》也说:“古人假借转注多取双声。”

然而,问题仍未解决,对“风”的理解依旧存在分歧。这要追溯到唐代孔颖达的《春秋左传疏》。其《疏》曰:“服虔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尚书》称‘马牛其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

孔颖达的《疏》,传达的信息是混乱的,既有正确的信息,也有错误的信息。他把简单而明白的问题复杂化了。

《尚书》说“风,放也”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后又说“牝牡相诱”,又引用《尚书》中的“马牛其风”,这就是节外生枝、画蛇添足了。

《尚书》中的“马牛其风”,与《左传》中的“风马牛”,语言环境不同,语法结构不同,含义也不相同。

“马牛其风”的语法结构是主谓关系,与“臣妾逃逃”,相对成文,所以这里的“风”具有了“走散”“逃逸”的含义。但“风马牛”的语法结构是动宾关系,意为“放任马牛奔驰”。两个“风”字含义不同,不能类比。而且从两处“风”里都看不到“牝牡相诱”有什么关系。

说“风”是“牝牡相诱”,不知理据何在,而且此说也缺乏可信的书证。

我见到过两条书证,但有关解说不存在可疑之处,说服力不强。

《北魏书·崔敬邕传》:“库莫奚国有马百匹因风入境,敬邕悉令送还,于是夷人感附。”其中“因风入境”的“风”字是什么意思?《汉语大词典》拿它作为“雌雄相诱”的书证。然而《汉语大词典》却拿它作为“指兽类放逸走失”的书证。二者说法迥异,人们应该相信谁呢?

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中有一联句“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天骄指北方秦君主氏族苻坚),有人进行注释,说“风”指“雌雄相诱”。此说也不可信。

据常识,母马的发情季节在春季,发情期约三周,受孕后怀胎十一个月以上,第二年春季产子,此时不冷不热,有利于马崽成长。难道胡马只在春季发情来到“汉草”,而在其他三个季节不来吗?难道胡马在中原大地只是雌雄相诱,而不会是撒欢、嬉戏、角力争雄或参加战争吗?

实际情况是:苻坚在公元383年8月,从长安率领60万步兵、27万骑兵大举南侵,11月与东晋谢玄进行了惨烈的淝水之战。此时季节不在春季,这27万铁骑肯定不是来中原大地“雌雄相诱”的,而是来打仗的。

我以为,此处“风汉草”与“蹙中原”相对成文,宜将“风”字解释为“放纵地奔驰践踏”,这远比“牝牡相诱”合适得多。

把“风马牛”中的“风”,解释为“雌雄相诱”,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风马牛不相及,谓齐楚两地相隔甚远,纵使牛马牝牡相逐,奔逸虽速而远,亦不致互相吸引或交配。”

也有人说:“马和牛属于不同的物种,即使发情也不会相互吸引或交配。比喻不同事物之间没有联系。”

二者的说法完全相反,究竟谁是谁非呢?

现在很有影响的辞书《辞海》《辞源》,对“风马牛”的解释,也仿效孔颖达的《疏》,把多种解释混杂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对此众说纷纭的乱象,应该拨乱反正,要淘汰“顺风逆风”说、“风比马牛快”说、“丢失、逃逸”说、“雌雄相诱”说、“马牛不同类,不能相诱”说等等,回归正统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风,放也”说。力求解释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力求解释的准确性。

我赞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风马牛”的注释。两书一致认为:

“风”与“放”通,此指两国相去极远,虽马牛放逸,也无从相及。这样的注释,既有理据,又简洁明确,甚好。